



守卫森严的博物馆,对于艺术窃贼来说就像自家厨房一样

卧底特工夺回世界名画

2000年12月22日下午4时45分。瑞典国家博物馆最后一批客人正披上大衣,准备离开。距离博物馆两条路的边道上,正停放着盗贼的马自达和福特汽车。他们将烧烤用点火液浇在车上,放火焚烧。然后,在道路上撒满铁钉,以使警车到来时因爆胎而无法通过。汽车燃起熊熊大火,三名盗窃团伙成员冲入博物馆。他们戴着滑雪面具,携带手枪和冲锋枪。

得手后,三名蒙面男子冲出大楼。他们左转,再右转,沿博物馆后面的码头狂奔,一名同伙正在快艇中等待他们。

不到半小时,本世纪最大胆的艺术品失窃案已经结束。

只有贩毒、军火走私和洗钱比盗画赚得多

瑞典在哀悼。失去了雷诺阿名画已经令人震惊,伦勃朗的自画像更是自1956年以来就被视为国宝。为寻回国宝,瑞典人最终找到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侦探——自视为“世界文化火焰守护者”的罗伯特·惠特曼,时任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组组长。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已经协助追回价值超过2.5亿美元的艺术品,其中包括诺曼·罗克威尔和马克·罗思科的画作、秘鲁墓地出土的黄金甲和印第安人英雄格罗尼默的战帽。

没有哪个艺术家像伦勃朗·凡·莱因一样,痴迷于为自己画像。从1620年头发散乱的青年至1669年去世前的白发老人,90多幅自画像使他创造了西方艺术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类衰老记录。1630年自画像是他的五幅镀金铜版画之一,也是最小的画作之一,只有精装书大小。包含其中的是一张惊世奇才的杰作:24岁年轻荷兰艺术家的自画像,充满了栩栩如生的能量和感伤。

身着深褐色外套,头戴黑色贝雷帽,栗色的卷曲短发不经意地推向脑后,伦勃朗注视着我们,表情脆弱而刚毅。价值不菲的金箔表面使画作颜色发亮,仿佛有光从内向外发散。首次于17世纪在鹿特丹售出时,它的价格是35弗洛林,相当于35美元。今天,需要支付4000万美元才能拥有它。

据估计,全球盗窃和伪造艺术品的年交易额已超过60亿美元。“只有贩毒、军火走私和洗钱比它更有利可图。一些博物馆愿意支付赎金将艺术品换回。而有些艺术品盗贼则不一定获此良机”,惠特曼说。在某些情况下,劫匪试图在公开市场出售。但这种情况很少,毕竟知识渊博

的藏家不会买一幅被盗而无法公开展示的莫奈名画。因此,被窃的艺术品往往要在黑社会停留七年之久,才能找到买主。一旦被售出,价格通常为合法价值的7%~10%。考虑到有些艺术品价值不菲,这个结果还不坏。

一个脖子上戴着蝴蝶结的女人肖像

瑞典当局没有等太久,就发现了雷诺阿的作品之一——《对话》。根据线报,警方找回了画。13人被捕,包括在伊拉克出生的兄弟三人。其中两人(巴哈和迪耶亚·卡胡姆)无罪,只有老二萨法被定罪。不过,另外两件作品仍是无处可寻。巴哈和迪耶亚被释后,线索断了。

洛杉矶。2005年3月25日下午3点,当地的有组织犯罪调查组在搜查毒品时,逮捕了一名欧亚犯罪集团的嫌疑成员。

这一次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毒品。相反,他们找到一幅画,一个脖子上戴着蝴蝶结的女人肖像。为了弄清楚她是谁,他们找到了当地的博物馆,以及惠特曼和他的联邦调查局艺术犯罪小组。经过照片扫描和数据库查对,这幅画被认定为雷诺阿的另一幅作品《年轻巴黎女子》,大约5年前在瑞典被盗。

当任务小组特工审讯雷诺阿案中抓获的窃贼时,其中一人告诉他们,某处藏有从国家博物馆抢走的更值钱儿的画作:伦勃朗自画像。他还透露了画像持有人的姓名和联络信息。

拿着电话号码,惠特曼和他的瑞典同事(斯德哥尔摩警方侦探马格努斯·奥斯瓦尔德)编造了一个圈套,将伦勃朗画家回。

“我扮演美国的一个欧洲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卧底艺术专家”,惠特曼说,“我飞往哥本哈根,然后,与斯德哥尔摩的画像持有人取得联系。”

哥本哈根酒店。2005年9月15日上午10时,惠特曼在房间等电话。今天,像往常一样,他凭借伪造的旅行证件、用假名住进酒店。冒充别人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幸好他有一张容易被遗忘的面孔。没有特色,没有伤痕,没有被打开了花的耳朵。中等身材,相貌平平。把他放入拥挤的房间,他就会融入背景,就像树干上的伪装蛾。

3年前,在马德里的酒店,当西班牙特警队冲进房间,逮捕犯罪集团首脑安吉尔·苏亚雷斯·弗洛雷斯,他不得不扑倒在地。弗洛雷斯交给惠特曼的是中世纪佛兰德艺术的瑰宝之一,老布鲁格尔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它被人从西班牙最富有女人的阁楼盗走,连同戈雅、毕加索和日本画家藤田嗣治的名画,总值5000万美元。当警察闯入,惠特曼担心他们不知道他是站在警方一边的。他钻到床下,大喊:“不要开枪!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侥幸逃生。

正当惠特曼检查从美国带来购买伦勃朗画作的25万美元现金时,手机响了。是瑞典警察,负责斯德哥尔摩全方位警戒。“3个艺术盗贼乘火车来,其中一人的购物袋里装着画”,他回忆说,“他们在丹麦和瑞典边界换车。”

瑞典警方没有立刻抓捕他们,而是希望当盗贼将伦勃朗的画卖给惠特曼时,当场拘捕。两个被无罪释放的伊拉克籍兄弟巴哈和迪耶亚·卡胡姆,以及29岁的瑞典人亚历山大·林格伦,自认为他们即将最终了结历史上最大的艺术品抢劫案中的一宗。相反,他们正在步入一个部署完美的陷阱。

在哥本哈根,林格伦和两个卡胡姆兄弟在酒店周围转了几圈,以确保他们未被跟踪。惠特曼用洛杉矶线人提供的电话号码,打手机给他们,安排在酒店大堂与头目巴哈·卡胡姆碰面。

追画特工的工作就是,结交与背叛

惠特曼工作的核心就是他所说的“结交和背叛。”在每次卧底行动中,都有临界点,一个坏人由怀疑到信任的时刻。惠特曼称此为“接受的时刻”。在此之前的时期是最危险的。出汗的嘴唇,过分的热情,都会破坏他的伪装,前功尽弃。但多年的卧底使他变得十分老练,当卡胡姆走入酒店房间时,惠特曼看上去

像高中历史教师一样和蔼可亲。卡胡姆反倒激动而紧张,惠特曼拍拍他坐下来,以确保他没有拿枪或刀。“他总是坐立不安,”惠特曼回忆,卡胡姆的眼睛扫视四周,似乎觉得还有人在房里,“只有当他把钱抓在手里,人才开始放松下来。他相信钱。这就是他的大错。”

卡胡姆说,几分钟后他会带画回来。半小时过去了,卡胡姆还未出现。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抑或是惠特曼的伪装被识破了?或者他不“干净”了?

“弄干净”是联邦调查局的术语,意思是确保探员未被盯梢。艺术盗贼是谨慎的小偷。而且你要经常采取反监视。惠特曼总是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是他的盾牌和雷达。这一次,瑞典和丹麦警方在他的楼上和隔壁都进行了部署。惠特曼的房间已经布置好,在一盏灯里藏有微型摄像头。

“我给他看了钱之后,卡胡姆离开酒店房间,下楼去,”惠特曼说,“另外两个家伙拿着袋子站在街上。不过,他们三人又转到另一家旅馆的房间,与第四个人见面,画其实在这个人手上。”他笑着说,“他们干得不错。那个袋子只是一个道具。”

当卡胡姆最终回到酒店,他携带一个绑得紧紧的红色毡布包,画在里面。“我费了很大劲儿才打开袋子,”惠特曼笑着回忆,“因为房间里没有刀!”

但是,他还是解开了袋子。它出现了,伦勃朗的名画。

“你有没有把画从画框中拿出来?”惠特曼问。

“我从来没碰过它。”卡胡姆说。

“你是艺术爱好者?”

“不是,我纯粹为了钱。”

惠特曼把画拿进浴室,用微型紫外线灯和黑光灯检查了签名的真伪和破损情况。现在距离结束只有几秒钟了,马上就要天塌地陷。关掉灯,他发出了事先约好的信号。随着房门猛地被打开,丹麦警察涌入,惠特曼用画掩护身体。5个身着防弹衣的特工手持半自动武器。“不许动!”他们向卡胡姆大喊。

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2005年9月20日,下午6时。伦勃朗的自画像再次被悬挂起来时,香槟飞溅,相机频闪。但没人人为惠特曼欢呼。他早已回到美国,秘密地开始另一桩案子。

文/西蒙·沃勒尔译/斯眉转自《看世界》

先睹为快



推荐指数 ★★★★★

《被误读的“中国龙”》

2010年元旦,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幅漫画,在这幅漫画里,中国龙嘴里咬死了阿克毛,屁股顶开了印度总理,龙鳞扯烂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中国龙,实际上是按照西方龙的形象描绘的。本来被中国人看作是吉祥如意象征的金龙被西方漫画家描绘成了一只穷凶极恶的红龙,进而让人联想起邪恶、恐怖和无理。西方为何误读中国?面对误读,中国又该如何?请看《世界知识》杂志第四期。

新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

《<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

2005年开始,刘心武四登讲台,他惊世骇俗的大胆颠覆在红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刘心武的“解读红楼”获得了广大观众和网友的支持。但也有有人认为,刘心武此举旨在利用红学抬高自己的地位,他标新立异的“红楼梦解读”更像是小说而不是研究。是是非非,众说纷纭。来看看刘心武的文字版《<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是非曲直,开卷便知。

新阅读推荐



推荐指数 ★★★★★

《人与自然的神奇复合》

芬兰裔美国摄影师阿诺·拉菲尔·冈奇恩,于1971年在纽约的米勒顿郊区开始了人体自拍创作,从此再未停过。在任何情况下,他将简洁、瘦削、敏捷和裸露的形体定为主题。人的强悍的线条,在广袤的自然背景里,显示出惊天动地的效果。以上所选图片,为拉菲尔的作品之一。更多惊心动魄的图片,请看《文明》杂志第三期。

新阅读推荐